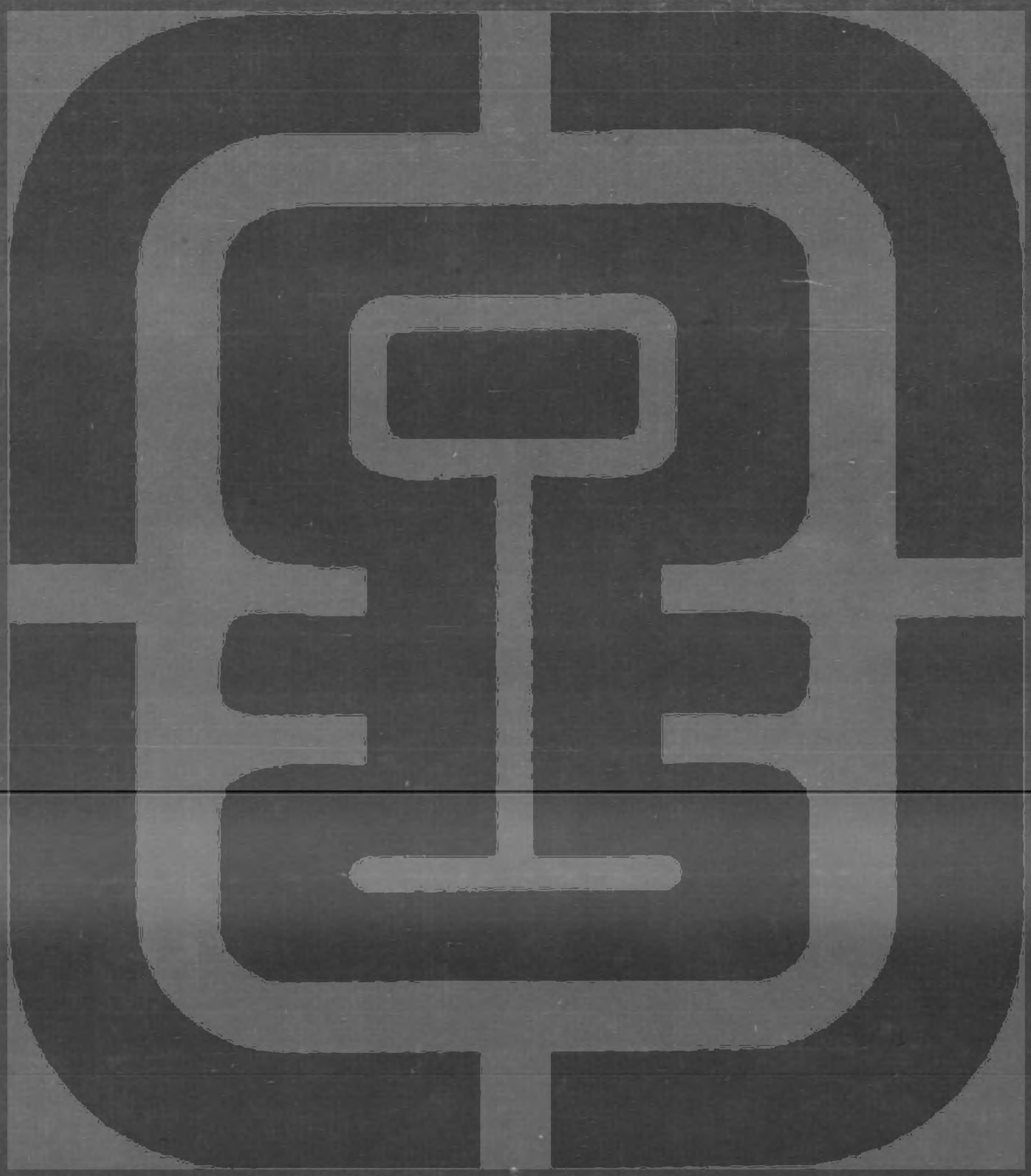


張賓王曰起疏勁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挽。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爲帝者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蹙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後行。智所知者

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抪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狗彘不擇酏酸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蟂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鬬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

拼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
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
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爲薪
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水火相憎鼈在其
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夫所
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昌羊
去蟁虱而來蛉窮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
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壁瑗成器礛諸
之功鏌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
而強弩藏蚤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
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
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
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
爲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竭而齒寒河水之
深其壤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紲冠
則戴致之紲則屨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
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
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況疏遠乎

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撮塞江也。蹇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輒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以兎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牛蹏蠛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舌之與齒。孰先礱也。鐏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

也。今鰌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聾者不譊。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使但吹竽。使氐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蔡藿。名尊於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騶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蔺苗類絮。而不可爲絮。麤不類布。而可以爲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蝘蜓。蝘蜓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

張賓王曰喻在乎鍾乳而聲音章矣

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隄而發痤疽。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爲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蝯狖之捷來乍。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絃。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筒測江。筒終而以水爲測。惑矣。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

張賓王曰不見可悅使心不亂

之稷。易爲求福。聾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秦通嘯塞而魏築城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環可以喻貞。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繶。不必以紃。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

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揆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蠢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枝格之屬。有時而弛。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未嘗適亡。其適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

張賓王曰紂之病也而鹿臺鉅橋人掇寶以歸矣

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燋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蠬象之病人之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一膊炭熯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有以飰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鬬於大國之間兩鹿不鬬於伏兕之旁佐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

笠或謂登頭雖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亏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載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爲則議多事固苛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胥太山不上小人旁光

張賓王曰此坡公可與悲天院乞兒伍也

不升俎。駠駮不入牲。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獻公之賢。欺於孋姬。叔孫之知。欺於竪牛。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蹷薄氷。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清酗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杼軸。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䪥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燒薰於宮。

張賓王曰里語却可愛

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爲驚。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爲蟌。孑孑爲蜃。兎齧爲蠪。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黂燭捔。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冬氷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山雲蒸。柱礎潤。伏苓掘。兎絲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

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猶狗不自投於河。雖龔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爲杕。心所欲毀鍾爲鐸。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心以利溺人矣。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琴不可聽。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赤肉縣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晝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

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寅丘無壑泉源不溥壽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蝮蛇螫人傅以和董則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

張賈王曰愚公之移山此其類

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隋矦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兎。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錎。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稀。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

雖近弗射。其當道雖遠弗釋。酤酒而酸。賈肉而臭。然酤酒賈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壯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滑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臨菑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爲之悖戾。室有美容。繒爲之纂繹。徽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搓其枝。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跦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存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而又況一不信者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茅鹿門曰說林多勦諸家之說頗漫故無評隲

損益利害禍福之類相為倚伏是非功罪之相反亦天下至理唯心之至明者能識之通篇不外此意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輩。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

禍福等類皆起於微小

張賓王曰以上總

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之。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愍。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隣。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愼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旣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

明此三者則損益利害禍福洞然矣

張賓王曰以下分

張賓王曰極言世態之變

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磽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道諫。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

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劒而迫顧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劒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衆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

聖人與人不同唯其神明也

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温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悗於目。悗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嘑。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嘑。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

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謂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之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

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投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勞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

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雎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雎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

張賓王曰奇論

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洵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慮。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

張賓王曰即上一事作此轉亦奇

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戾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

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

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

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稽

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矰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灘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

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輒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寨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

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殺。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

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慮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

也。楚王恍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曰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剸其腹而見

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聖人敬小愼微動不失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聖人敬小愼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荆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溼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

前幾段皆此意也後又是一意見神聖能知此道

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
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
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
魯季氏與郈氏鬬雞郈氏介其雞而季氏爲之金距
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
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
已其餘盡舞於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
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
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
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
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
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
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搆怨廷殺宰予
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君兩家鬬雞
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
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
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蜚蠊走
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

前所謂術者至此方露

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劒之折必有齾。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卯也。一指箴之。則靡

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翻。淩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繒。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鶩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孔子曰。丘能仁且恐。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捍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

此早見識微非聖人不能

此能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刳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雎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鄣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雎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剞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

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雖。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搆妄言而反當。

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鑒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晝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

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徐朝。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

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蓠。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氷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衰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戰。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屁。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誦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

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厭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荊飲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

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廻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檇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徵。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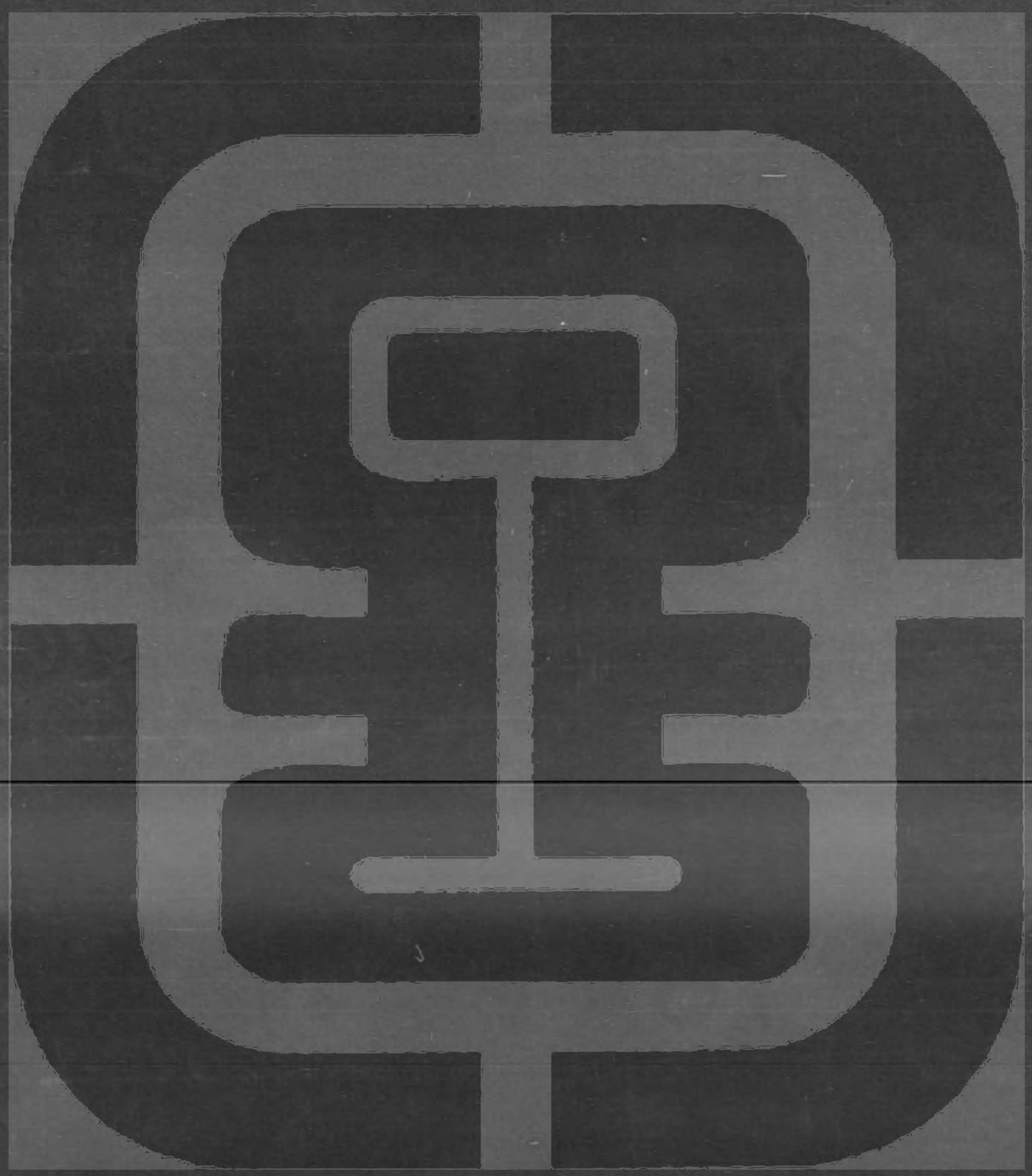
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
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
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
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
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
之印。子貢辭曰。賞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歙躬而
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
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
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
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
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
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
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
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
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
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以與人處
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

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擾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詹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

張賓王曰用前體製收前數十段妙

立懂於天下。請與公俘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

應前起處之意。

以其竊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張賓王曰以性道事變總起中歷歷數利害損益功罪予奪遠近親疎微著等相反相合之微幾而總收之蓋鴻烈之極有局者